

高枝摇动晶珠落

——喜读谢森炎诗集《烟雨灵江》

◎夏希虔



谢森炎个人诗集《烟雨灵江》，最近由香港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。这是一本带有浓郁龙游地方特色的诗集，也是作者笔耕不辍的可喜成果。作为诗友，在深表祝贺之余，略谈一点个人的感受。

第一点，体裁运用，得心应手。作为初学写诗的人来说，旧体诗最大的困惑就是平仄、押韵、粘连、对仗等基础知识问题，有不少诗词爱好者往往过不了这一关。谢森炎的七律诗，无论是结构上的起承转合，还是句式上的粘连、对仗，音韵上的

平仄、押韵，都已达到了一定水准。还有他写的新体诗，表现形式优美，创作时也是信手拈来，水到渠成。

第二点，贴近生活，感情真挚。在他的诗中，对生于斯、长于斯的龙游家乡的热爱而抒发的情怀，能引起读者的共鸣。如他写的《穿越乡村的时空》，作者选取全县龙南龙北、东乡西乡有代表性的28个村寨，从各个不同的角度，赞颂每个村落不同的历史渊源、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以及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写起来真的是如数家珍，令人赞叹作者对每个村寨的熟悉和热爱之情。

第三点，激情喷涌，出手不凡。一位退休后刚刚涉足诗词这一文学艺术殿堂的初学者，短短几年时间，竟然写出380多首诗词，足以说明作者对诗词的酷爱和投入。如《荷田》：绿浪一田红影翻，心波风荡满身香。高枝摇动晶珠落，凝翠幽光叶底藏。这首写荷田的诗，构思巧妙，寓意深远，耐人寻味。首句写荷田一望无际的绿叶红花，在六月微风的吹拂下翻动着一片红影绿浪；次句写诗人置身荷田之中，感受到满身的荷香。第三、四句则着重写高大的荷杆托起的荷叶，摇动时洒落晶莹剔透的水珠，珍藏在阳光照射下的翠叶底下。这样去吟咏荷田，达到借景抒情、情景交融的艺术效果，从而

把作者对人生的深层次理解倾注在字里行间。

第四点，意象优美，虚实有致。作者善于通过形象思维，创设一个优美的意境。语言表达上多采用比喻、排比、拟人等修辞方法，颇为优雅。同时，写法上虚实相间，既有对物象的铺陈，又有虚拟的想象，让诗词作品展现的艺术空间更为宽广，完全摒弃了口号式、概念化的说教。如《蝶恋花·天池又荷香》：又见荷塘天池静，俏丽风姿，日隐清波净。十里溢香穿画境，红花娇蕊鲜莲顶。恋蜜金蜂花丛兴，阔叶沾晶，漫采思搜尽。勤摇新枝停旧柄，纷飞吐甜丝丝倾。

这首词写作者在天池村所见荷塘美景，意境优美，耐人品味。

记得一位资深诗人曾说过，旧体诗词出精品“拦路虎”主要是“三缺少”：一是缺少清正淡泊的心境，二是缺少读万卷书的功底，三是缺少行万里路的功力。对此说我也颇有同感。谢森炎退休之后静心品茶，吟诗作赋，凭借着他那睿智的悟性、良好的心态、充沛的精力、丰富的情感，他在诗词创作方面定能独树一帜，创作出更多的精品佳作。我们期待着。

晚秋

◎曲波

秋日一到，总有被秋日拉着走的感觉。每逢深秋，不觉中嘴里总会哼出几句不成歌词的词——“什么是永久，什么是牵手，梦中的晚秋总在我心头？什么是付出，什么是坚守，心中的晚秋，不要伤和愁。我唱着晚秋，晚秋牵着我的手。”

记忆里，晚秋的景象是美丽的，无垠的天空澄碧如洗，那如洗过一般纯粹的蓝，似一望无际平静的海，抬头望去，可见候鸟们排成一列列、一行行歌唱着飞向遥远的南方。

多年前，我曾与父亲在一个晚秋的黄昏，看夕阳。在我眼里，夕阳下，倒映在水中红色的云霞，在秋日的映照下，显得异常绚丽而祥和。捡水的雀儿，在河边轻跳着。路旁一些常青的松柏、杨树、枫树和槐树的叶子在秋风里飞舞着，飘落着，夕阳的余辉洒在他们身上，透露出一股别有风韵的诗情画意。看！那枫叶是多么诱人，似火，似阳，似血，似黄色的铜镜般，点燃着，烧灼着秋天！

那天，父亲的神情很饱满，他的身影在晚霞余晖的掩映下，显得格外高大，挺拔。父亲欣赏着晚秋中的美景，而我却在欣赏晚秋美景中的父亲。那时的我不懂父亲的思想，更不懂父亲的情怀！只是背着手，想透过他每一个细微的动作与浮云般的神态，来揣摩他当时的内心想法。父亲立于晚秋中，夕阳下那若有所思的样子，至今仍让我记忆犹新。

秋末的黄昏走得总是很快，还没等人们将无垠的秋色尽收眼底，金黄色的太阳便已飞快的躲到了地平线的那边。我看着落叶在秋风里翩翩起舞，内心不仅在问，它们旋转、翻滚的优雅姿态，是在祭奠即将离开的不舍，还是在为寻找生命的归宿而快乐的舞蹈呢？

年轻时，我们曾为了多少追求与梦想而努力过，奋斗过。将无数的汗水和辛勤播撒在生活的土地上，渴望着在每个秋天，都能收获一份饱满，一份快乐。

无数次，当我们错过了静心读秋的思想，尽情赏秋的心情时，生命的时钟，已在磕磕绊绊中不觉敲响了晚秋的心情及心怀。

时光荏苒，岁月如流水般带走了青春的痕迹。此后，再此后，一个又一个美丽而萧瑟的晚秋从我生命中兜兜转转，走近又走远。多少年的光阴里，一成不变地，只有那幅镌刻在我记忆深处，永不褪色的夕阳秋景图。

如果说年轻时的晚秋，是浪漫的，多情的，色彩斑斓的；而如今的晚秋，则是低叹的，怀念的，深沉厚重的！……

在文人们的笔下，秋天是萧瑟、凄凉、孤独的，而在我心里，晚秋是一位悲壮的勇士，它明知和严冬的最后一战将意味着什么，但它还是义无反顾的走向那块通往死亡的角斗场，在生命即将消亡的最后时刻，用自己全部的激情和勇气，去绚烂了整个世界！

多少年来，在我心中，一直有个信念：谁把秋实剪成美景，谁就拥有斜阳红的天空！

梦回吹角连营

◎瘦石

我曾经遗憾此生没有从军的经历，未曾体验过那让热血男儿血脉贲张的铁流韵律。我们是现代人，很难感悟冷兵器时代“万里赴戎机，关山度若飞。朔气传金柝，寒光照铁衣。”的豪迈情怀。人们爱读三国，爱听杨家将、岳家军，大多出于对英雄的膜拜。一曲《满江红》，八千里路云和月，引领了多少仰天长啸？战争无疑是残酷的，然而恰是这种残酷，才能凸显出英雄主义的夺目光辉。于是，对虚拟战争场景的向往，“醉里挑灯看剑，梦回吹角连营”成为不少人难以释怀的情结。

灵山江畔，龙洲塔下，一个婺剧坐唱班激情澎湃的演奏，让众多婺剧迷置身于金戈铁马的厮杀声中。一曲《花头台》，俗称闹花台，长号引领，呜咽透着苍凉，升起狼烟烽火。锣鼓敲响，发出迎战号令。板胡急促，昭示双方将士火速排兵布阵。唢呐悲呛，残阳如血。最后是鼓声大作，打击乐、吹奏乐、弦乐齐上阵，演绎出两军激烈对抗战马嘶鸣刀枪拼杀的壮烈场面。也有悠扬的笛声，委婉的二胡，那是战斗间隙，将军的从容谋略、兵士的休整遐想。进入高潮处，乐队演奏者亦颠亦狂，观（听）众如醉如痴。

婺剧包含高腔、昆腔、乱弹、徽戏、滩簧、时调六种声腔，激昂、高亢、苍劲是它的主色调。这与其表现的内容有关，它的剧目大多为壮怀激烈的战争题材，如《马超追曹》、《尉迟恭救驾》、《雪夜访普》、《单刀赴会》、《战潼关》、《定军山》、《穆桂英挂帅》等等。鼓在古代是军事指挥信号，“一鼓作气”就出自《左传·庄



公十年》中的《曹刿论战》。而鼓点又恰恰是婺剧乐队中的指挥乐器。

龙游是婺剧之乡，且不说龙游的名角挑起浙江婺剧团的大梁，也不说现存大量古民居门楼砖雕表现的戏曲题材，单说婺剧坐唱班，就几乎遍布各个村落。沐尘畚族乡十几个行政村，竟拥有三元戴、梧村、康源、沐尘、双溪、坑头、社里、马戍口等近十个村的坐唱班。真可谓夜夜可闻锣鼓响，村村都有亮嗓人。也许是代代相传，也许是耳濡目染，龙游人对于婺剧，似乎有一种天生的禀赋。不懂音乐，但背诵起工尺谱，却是流畅自如。没有文化，但唱起戏曲来，却是字正腔圆。上世纪50年代，我所在的村十来个村民心血来潮，也拼凑起一个坐唱班。没有请师傅传授，边玩边练习，居然也粗粗糙糙地开了场，每天晚上闹腾得山欢水

笑。在那物质生活匮乏文化生活贫乏的年代，枯燥单调的日子，因为婺剧的滋润而丰富。平庸暗淡的人生，因了激扬的曲牌而平添些许亮色。

龙洲路紧贴龙洲公园，是一条繁华的古玩街。就在这黄金地段黄金价的店铺中，有一家显得十分特别，它并不经营任何商品，店铺门楣上悬挂着“婺剧之家”的牌匾。店主是一位企业主，很年轻，却是个婺剧迷，承租下这间店铺，就为了组建婺剧票友定期定点活动的平台。如今，几番春夏秋冬掠过，而这里的鼓点从未停歇。票友不断增多，观（听）众的人群也越来越扩大，婺剧传承有望矣。

夜幕降临，星月升空。长号响起，借助婺剧花头台的旋律，我们穿越时空，领略古战场上大风起兮云飞扬的悲壮风光。

秋思

◎王凌霞

衔一枚青色的橄榄
点缀记忆深处的遐想
风轻，云淡，天蓝
时光在指尖溢满
开启一扇不再遥远的窗

树与叶的缠绵
把柔情绕成心语千千
花开，日落，流年
诗意在眉间流淌
等候一场芬芳依旧的浪漫

剪一段悠悠时光
在秋天的风影里沉淀
斗转，星移，不变
那一株守望的莲
是这个季节最美的眷恋